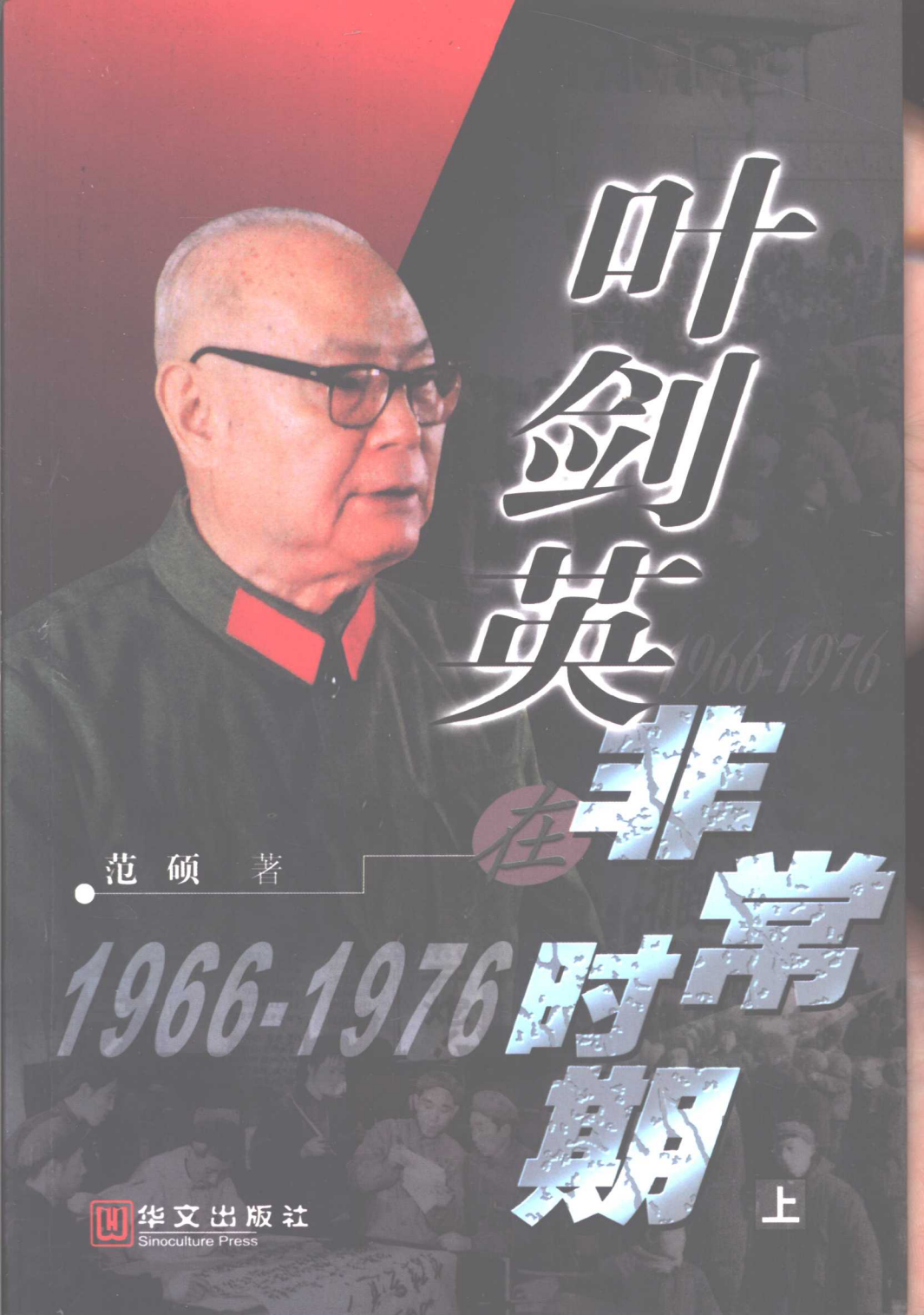




叶剑英

1966-1976

非常时期

范 硕 著

1966-1976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上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1966 ~ 1976

(上)

范 硕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1966 ~ 1976

(下)

范 硕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叶
剑
英
在
1966-1976
非
常
时
期
上

范 硕 著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叶剑英在 1966-1976 非常时期

下

范 硕 著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1966 ~ 1976 / 范硕著 .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02.6
ISBN 7 - 5075 - 1309 - 2

I . 叶… II . 范… III . 叶剑英 (1897 ~ 1986) -
生平事迹 IV .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3158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bs.com>

电子信箱: webmaster@hwcbs.com

电话 (010) 83086853 (010) 83086665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32 开本 4 插页 21.5 印张 400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20000 册

定价: 36.00 元





1966年11月26日，叶剑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



1975年，叶剑英和邓小平、卓琳夫妇在北京小翔凤



1975年1月17日，叶剑英同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台上



1970年8、9月间，
叶剑英出席在庐山召
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
会。图为叶剑英同朱
德、聂荣臻在庐山



1966年11月29日，叶剑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对当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



1970年，叶剑英在福建前线视察海防

序一

薄一波

剑英同志离开我们 15 年了。记得他病重时，我去看望他，给他的子女们写了两句话：“他对人们，从浑厚中透出侠义气；人们对他，从亲爱中露出敬畏心。”

这是高一涵在 1927 年李大钊牺牲后，在他写的悼词中的两句话。我是从武汉《中央日报》上看到的。

我不懂诗理，是取其意。这两句诗是我引来的。

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诗，也学习写些歪诗，曾得到教师鼓励。有一次写了一首诗，自我感觉良好，不料同样给这位教师看了，说我是抄的唐诗。其实，并不是抄的。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他伤了我的自尊心，从那以后就不大写了，写了也不再给他看了。

剑英的诗写得好，他是真正的诗人，深受毛主席高度称赞、推崇。

剑英不只在诗道方面很有研究，有功力，博大精深，更主要的是，他党性强，对党对人民有很大贡献。

最大的贡献是两件事，一是长征途中获悉了张国焘要陈

昌浩南下的电报，及时报告毛主席，保证了中央和红军按原定方向北上。记得 50 年代末或 60 年代初，毛主席让我把北戴河会议上我的发言修改后，在回到北京继续进行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讲一次。我讲到旧戏“王佐断臂”，说书中“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一句台词。这句话，不是赞赏，而是指某同志为中农利益“昼夜奔忙”，忘记了农民的整体利益，不顾大局。这时，有几位同志插话说讲得对，剑英也赞成。毛主席突然站起来讲：剑英，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大事不糊涂，剑英足以当之！”我想，这主要指长征中这件事，当然还有其他事。另一件事是粉碎“四人帮”，这很了不起。他一直到死，始终是“大事不糊涂”。

我同剑英在延安时有所交往，不多，彼此了解是后来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做到的。解放战争后期。1948 年在一起共事多了，那时我在华北局，他办华北军大。1949 年初，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我们一起听毛主席的讲话，商讨问题，思想一致，工作协调，互相支持，彼此了解更多，也更深了。当然，更多的了解是在进城以后。

1952 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毛主席派我到上海、广州等地检查一下运动开展情况。当时广州对反“地方主义”，反映很大。陶铸等同志批判方方、古大存，后来还有冯白驹，说剑英是“后台”。有人批评广东人搞什么所谓“五同”（同宗、同乡、同学、同事、同庚），说本地干部搞派，排斥外来干部。本地干部当然不服气。事态有扩大之势。我觉得这件事不应该再发展下去，便把大家讲的材料集中起来，回京后向主席汇报。我说，剑英同志历史上的功

绩中央了解。他从华北带到广东去南下干部只有 200 多人，经常告诫这些人要同本地干部搞好关系。他根据主席说的地方干部就是源源而出的“泉水”的指示，起用一批本地干部，这不能说是“地方主义”。其实剑英同志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个“外来本地干部”，第一个提出反对“五同”的正是叶剑英同志。

后来，毛主席在颐年堂开会说了公道话，他虽然批评广东的“地方主义”，但说，剑英的工作是好的，肯定他在华南工作的成绩，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顺便说一下，这次会里，也解决了王震的问题。当时新疆有些人说王震在那里搞“大汉族主义”，等等。对这个问题，毛主席也作了结论。叫做三七开。现在广东的所谓“地方主义”平反了，方方、古大存、冯白驹都恢复了名誉，中央为此还发过专门的文件。

我和剑英同志相知是很深的。他很信任我，我怀念他。1989 年 8 月，我怀念剑英的文章《经得艰难考验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后，总的反映比较好，但听到有人说，文中引用高一涵那两句话“评价太高”。但我至今仍然认为，它对剑英是合适的，不过分。哪个人没有缺点？你把一个人的缺点收集起来，可以有很多很多。“错误人人皆有，各个大小不同”。我们党内哪一位领导人没有缺点、错误，毛主席也有嘛！但这并不伤害他的伟大！剑英也是如此。

纵观叶剑英的一生，做了许多大事、好事。比如粉碎“四人帮”。在这场斗争中，他是核心人物，办了一件大事。整个“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他同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团结众人，顶邪风，战恶浪，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

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为稳定军队、稳定全国局势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他真可以说是“文革”中一根顶天立地的“中流砥柱”。

我在“文革”中被迫害，直到1979年安子文、刘澜涛和我被平反出狱后，才到西山去看他。虽然他身体不如从前了，但精神矍铄，还是那样热情诚挚。他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说：“想不到你们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不禁流下泪来。临别时，他送我直到门口，汽车离开了，他还伫立远望。殷殷之情，难以忘怀。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粉碎“四人帮”后，他扶持华国锋，主动让位，说自己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再三请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他实事求是，客观评价自己，能做到这一点，是难得的可贵的，够伟大的，很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在我们党内有特殊贡献，可以说是个“特殊人物”。

《淮南子》有云：“砺利剑者必以柔砥”、“剑待砥而后能利”。

到过黄河三门峡的人都知道，在江东边有一个小岛，屹立于黄河滚滚激流之中，人们赞之为“中流砥柱”。回首“文革”十年的“浩劫”年代，剑英同志身处中国历史逆流中，不只岿然不动，更能搏浪进击，其巨大作用有甚于三门峡岛之砥柱者。用“中流砥柱”这4个字来概括剑英在“文革”十年斗争的历史辉煌，我看是名副其实的，这部书内容丰富，真切，生动，感人。这是一部成功之作。藉此书付梓之机，写一点文字，以表达对知友的缅怀之情。是为序。

序二

马万祺

我一生十分敬重和爱慕叶剑英元帅。转眼间，他老人家撒手尘寰，离开我们已经 15 个年头了。悠悠生死别经年。

他走得越久，我思念越深。我怀念他，不单我跟他个人，我家跟他家几代人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叶帅对我们祖国、对各族人民、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大公无私，所以这方面使得我非常钦佩、敬服。

建国之初，我和叶帅相识于广东。1954 年以后，他离开广东调回北京，担任中央军委领导工作，政务繁忙，日理万机。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我，经常捎信问候。

1966 年，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年代。天下大乱，祸水横流。叶帅力挽狂澜，砥柱中流，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遭到迫害。我在澳门陆陆续续听说叶帅挨批，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孩子们也被投入监狱，深感不安，传信慰藉。

当时，我的长子有建在北京首都钢铁公司工作，次子有恒在广州暨南大学读书。林彪党羽得知我与叶帅的关系，便

指使“造反派”拘禁我的两个孩子，企图逼供“黑材料”，制造攻击叶帅的“炮弹”。有建、有恒两兄弟坚定地站在叶帅一边，予以抵制。叶帅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他虽然身处逆境，但仍排除困难，费尽周折，搭救我的两个儿子。他想方设法把他们接到自己住处，留在身边。像对待自己的子侄一样，亲自给他们讲革命历史，教他们读书学诗，嘱咐他们正确对待“文革”，谨言慎行，不要“乱跑”。叶帅与他们兄弟朝夕相处，一起游泳、打乒乓球，照顾得无微不至，直到他们渡过难关，安全返回澳门为止。

更使我们和孩子感激不尽的是，次子有恒在叶帅身边滞留期间，叶帅十分关心他的婚姻大事，经与廖承志商量，为有恒介绍荣毅仁的娇女荣智婉相识相爱。1973年8月，叶帅、廖公请示周恩来总理同意，有恒与荣智婉正式订婚。当时，我在喜筵上高兴地填《长相思》词一首：

序

喜筵开，庆筵开，
祖国兴隆颂主裁，欢欣共举杯。
亲友来，挚友来，
一片真诚两不猜，恩情满载回。

还有一件事，是我始终难忘的。

1969年，我的肺病发作，时好时坏，甚为痛苦。叶帅知道后，要我将病历从澳门寄来，并请北京友谊医院院长、著名教授锺惠澜和北京的著名肺科大夫为我诊断。后来，为了治疗方便，叶帅特邀我来京，安排好一切，请一代名医吴坦兴、钟惠澜、吴应凯及首都几家医院、北京结核病研究所

的著名专家教授为我会诊。我因为沉痾在身，心情急躁，提出只要做手术，就不如彻底将肺切除，以剪除后患。而6家医院有5家不主张做手术，一家认为可做可不做。最后报请叶帅裁定。叶帅询问病情，又仔细看了病历，开导我保持乐观心绪，尊重科学。他明确表态，不赞成做手术，劝我用医治肺结核的新药治疗。我遵照叶帅的意见用药，果然奏效。多年沉痾，一旦消除。每念及此，感怀不已。那时多亏叶帅的关怀帮助，使我战胜疾病，幸福地活下来。

倚剑论纵横，长征途里。多少严寒与风雨。

顾盼当年，万里河山闲渡。到而今澈悟，非天数。

遵义奠基，延安奋斗，才使人民载歌舞。

此生曾誓，永伴激流深处。况英雄未老，千秋著。

1970年我特作《感皇恩·颂叶帅寿辰》表示对他的感激之情，更是对他伟大业绩的赞颂。

“文革”期间，全国陷入极度动乱之中。我对叶帅这位“未老英雄”的安危，时时牵挂在怀。只要条件允许，我每年都要争取回内地一两次，看看形势的变化。只要有机会，每次回到北京总要去探望叶帅。使我欣慰的是，每次看到他老人家都是那样乐观、豁达、静如处子，稳如泰山。即使在受到严密监视、被“审查”的那一段时间也是如此。从他身上，我得到不少启示和力量。

有一次，我去看望叶帅，老人家身体欠安，我祝叶帅健康长寿。他小声默诵曹操的《龟虽寿》诗：“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

序

—

